雍錄/卷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雍錄

◀上一卷

卷八

下一卷▶

職官

清台

《漢志》：武帝造太初曆，即上林清台課候，惟太初曆密，是其處也。則清台也者，蓋在上林苑中矣。《黃圖》曰：漢靈台在長安西北八里。漢始曰清台，後更名曰靈台。郭延生《述征記》曰：長安宮南有靈台者，高十五仞。上有張衡所製渾儀、相風銅烏，又有銅表，題云：太初四年造。呂《圖》曰：漢舊城外有靈台，北與未央宮對。《水經》亦曰：城南漕渠有漢靈台。故延生書其所見，亦曰在宮之南也。然則漢世城西之上林、城南之漕渠，皆有候景之台也。或曰清台，或曰靈台，名稱不一耳。然銅表之立既在太初，即是武帝定曆之初矣。至銅渾儀則雲張衡所造，衡之所造地動儀，在後漢順帝陽嘉元年，其時帝都不在長安，或者衡儀已成，亦分置長安候台耶？

西京太學

晉灼釋曲台曰：西京無太學，故於曲台行大射禮。《儒林傳》：公孫弘舉制書，請置博士弟子員。凡民在京師而眩鬻，及郡國貢送，來入京師，皆隸太常。夫惟選貢弟子皆隸

太常，則灼謂西京無太學者信矣。然史讚武帝明曰：作明堂，興太學。則安得謂西京為無太學也？若太學雖嘗建置而隸屬太常則不可知耳。《儒林傳》載，成帝時，或有言者，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孔子之三千人，則是太學嘗有弟子員矣。弟子有員，則安得全無區舍也？夫班固明以為有，而晉灼乃遂雲無者，何也？當是太學生員送補、教養、奏用，皆屬奉常，可由末以推本也。漢之博士皆隸太常，而不以太學冠銜，則可見矣。《儒林傳》又言，昭、宣、元帝皆增弟子員，以用度不足，更為設員千人。既曰「用度不足」，則又嘗給之日食矣。至王莽，乃始大治區舍於城南外郭。故呂《圖》漕渠南亦有太學而非武帝時太學矣。上林別有槐市，士以土物來者，皆即市以鬻。

槁街（都亭驛）

武帝斬南越王，傅介子斬樓蘭王，皆垂其首北闕。北闕，未央北門也。陳湯斬郅支單于，上疏乞垂之槁街蠻夷邸間。諸家無言槁街之在何地者，唐都亭驛即蠻夷邸矣。在朱雀街西，與鴻臚寺近。

吏部選院

尚書省在朱雀門北正街之東，自占一坊，六部附隸其旁。呂《圖》及《長安志》：尚書省之南別有吏部選院，與禮部選院皆出尚書省六曹治所之外也。《長安志》曰：以在尚書省之南，亦曰吏部南院，選人看榜之所也。《六典》：吏部員外郎掌選院，謂之南曹。注云：其曹在眩圯之南，故謂之南曹也。唐時選法，不似今時，日日引選，每遇四時當受選時，別出本曹治廨之外，於南院引集焉。選事正舉時，卻雲選門閉者，閉門以防請讬也。黜陟即定，院以無事，卻曰選門開者，事竟而禁馳也。故語有選門開，閉之異也。院外別有列榜之所，告以留黜也。故其所亦謂之看榜。

禮部南院（貢院）

禮部既附尚書省矣，省前一坊別有禮部南院者，即貢院也。《長安志》曰：四方貢舉所會。其說是也。今世淡墨書進士榜，首列為四字，曰「禮部貢院」 者，唐世遺則也。則唐世已嘗名南院以為貢院矣。有試其中而賦詩曰：「才到第三條燭盡，南宮風月晝難成。」則以試所為南宮也。或謂尚書省六部皆在北省之南，故禮部郎為南宮舍人也。唐初試進士皆屬考功，後因員外郎李昂為舉子所辱，朝廷以考功權輕，改用禮部侍郎典之，即南院是其考選之地矣。若正用禮部侍郎典試，其結銜則曰知貢舉；或委它官為之，則其

結銜曰權知貢舉，言此本禮部侍郎職任而它官來典者，皆為攝事也。有列榜之地如吏部。

諫坡（一）

唐制自諫議大夫進遷，始為給事中。而其龍尾道上兩省供奉官之立班也，諫議顧在給事中上，故裴吉之為諫議也（吉本名從人、從吉），供奉班中共謔之曰：「饒伊上坡，卻須下坡。」言今為凍議，雖驟班給事之上，及其遷為給事班，反在下也。吉喻其謔則曰：「以我不可，何不拽下？」拽者，挽之使居給事之下。言班雖退下一等，而其職位卻是遷進也（《因話錄》）。今世通呼諫議坡，蓋起於此。坡者，含元殿前龍尾道。坡，陀而高者也。唐制，散騎常侍、中書門下侍郎、諫議、給、舍兩史，遺、闕、通事官皆名兩省，而其職則供奉也。此之兩省供奉也者，常在人主左右侍奉、宣傳，掌執應對，不可暫闕。故每禦含元，則宰相及兩省官於未索扇前立欄檻之內，及扇開，便侍立於香案之前。取其先上而備供奉，於事便也。此其立班所以皆在坡上也。上坡、下坡，即以班列高下為言也（見《會要》貞元二年中書門下省奏）。

諫坡（二）

等之其為兩省焉，高下固有定序，而立班之時諫議在給事上者，有為為之也。會昌二年，牛僧孺等奏曰：《六典》諫議在隋從五品下，今正五品上。自大曆間升門下、中書侍郎為正三品，兩省遂闕四品，望升諫議為正四品，以補其闕。詔從其奏。則是諫議班乎給事之上者，偶因大曆間四品闕官，而從五品越取凍議充入四品，以補其闕也。以品敘班，故諫議越立給事之上也。然而班雖暫上，而其進遷之序猶仍舊不改，於是方為諫議則班乎給事之上，以其嘗從五品而升補四品故也。及其進遷，則諫議復在給事之下。以其官品同在五品而位序在下故也。此上坡、下坡之詳也。至閣顯德五年，敕諫議依舊正五品上，班在給事下。其說曰：諫議雖升班給事之上，及其遷拜，官雖敘遷，位則降等，故改正焉。則諫議升班、降班，其首末悉昭然矣。

蛾眉班

沈括《筆談》曰：唐制：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，謂之蛾眉班。國初，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。王溥罷相為東宮，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。太祖見之，以為不倫，遂降命，令供奉班依舊等敘立。慶曆，賈安公為中丞，以東西班對拜為非禮，復令橫行。至今初敘班，則分立，百官班定，乃轉班橫行。參罷，復分立，百官班退乃出者，采用舊制也。予惟人

臣會朝，不對黼扆拜君而東西自相對拜，誠為非禮。然而，究尋其初，則有以矣。《會要》曰：會昌二年，中書門下奏：元日禦含元殿，百官就列，惟宰相及兩省官皆未索扇前，立於欄檻之內。及扇開，便侍立於御前。三朝大慶，百官稱賀，惟宰相侍臣同介胄武夫不拜至尊，酌於禮意，事未得中。臣等請御殿日，昧爽，宰相、兩省官對班於香案前，俟扇開，通事讚兩省官再拜，拜訖，升殿侍立。從之，案此則兩省官為供奉者，自會昌以前，每朝敘班則對立龍尾道上欄檻之內，俟駕坐則遂升殿，立侍。元不曾拜。自會昌立儀定制之後，其兩班對立者乃始再拜。而其拜元不離位，故班既東西對立而拜亦東西相向也。此所以不麵扆坐而蛾眉其偶也。世人但見已行之制，而不知立製之因，故於東西自相對拜共覺其異，而東西自相對立，不知究其本所以異也。本朝距唐，中隔五代，此之因革不能詳傳。故賈安公雖訝對拜之不倫，而不能知對拜之所起。故能究正拜禮，而不敢全廢對立，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。宜其無據以伸折衷也。供奉官之立名，以其所從執掌者（如唾壺、筆橐，殿上扶掖，版奏，嚴辦），皆人主出入起居之所首須。顧視朝之初，它官未及接侍，而此之供奉亟上聽命也，故對班之初，不立平地而立乎龍尾道之上者，取其升殿蚤疾也。

侍從（一）

漢世之謂侍從者，以其職掌近君也。行幸則隨從，在宮則陪侍，故總撮凡最而以侍從名之也。武帝之詔嚴助曰：君厭直承明之廬，勞侍從之事。助時為中大夫，是之謂中朝臣。中朝臣者，唐以來名內諸司也。謂其職任得在內朝，故皆冠以中字也。郭舍人訴東方朔曰：朔詆天子從官。武帝謂竇太主曰：但恐群臣從官多為主費。司馬遷曰：文史星曆，近乎卜祝之間，固主上之所戲弄也。此在漢世雖皆以侍從名之，特以常在左右，如前所云耳。皆非今世之謂侍從者也。今世侍從，漢之九卿也。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十數年者，此即今世侍從之事也，蓋安世嘗為光祿勳，後又有大司馬、車騎將軍也。若摘漢語以稱今世侍從，則筆橐正其事矣。今時侍從又名兩製，兩製者，分掌內外兩製也。內制為翰林學士，外制為中書舍人。在元祐未置權侍郎以前，自中書舍人已上，方為侍從也。故率內外製而名其官，所以別乎漢世之侍從而未為九卿者也。今制：七寺卿既為庶官，若以九卿為侍從，則輕重晦雜，非一見可了，故別名兩製也。漢語又有法從者，出《揚雄傳》，曰：成帝時，趙昭儀方幸，每上甘泉，常法從屬車豹尾中。故雄為賦以風。師古曰：法從者，言以法當從也。又一說曰：從法駕也。二說皆似可通言。而實不然也。

侍從（二）

蔡邕《獨斷》曰：天子出，車駕次第謂之鹵簿。有大駕、有小駕、有法駕，則公卿奉引屬車八十一乘。在長安時，出祠天於甘泉，備之百官，有其儀注，名曰甘泉鹵簿。中興以來希用之。法駕，公卿不在鹵簿中，惟河南尹、執金吾、洛陽令奉引屬車三十六乘。小駕，祠宗廟則用之。案邕此記則惟郊天甘泉，乃是大駕。大駕行則公卿皆從。若用法駕已下，則公卿不從矣。然則凡泛引漢法從語以言今時兩製侍從者，似未安也，蓋公卿不從法駕而從大駕故也。若夫趙昭儀之謂法從者，慮鹵簿中有後宮焉。人或非之，故立為之名而曰法從也。言天子在行則其宮嬪皆當以法得從也。揚雄見之，果設卻妃之諷，則其預立此名，蓋以自文，本非公卿扈行正語也。若司馬遷謂從上上雍者，九卿固多在行，而九卿不盡在法駕之內也。遷與任安書曰：向者，仆亦嘗廁下大夫之列。臣瓚曰：漢太史令幹石，故比下大夫，然以其得在鹵簿中，故武帝上雍亦得名為從上焉耳。服虔曰：屬車八十一乘，作三行，尚書，御史乘之，最後一乘垂豹尾，已前皆為省中。虔之此言即蔡邕所載漢制也。邕從在豹尾以前者，得與今侍從比，而他官非也。唐世鹵簿正用漢制。其行列先後品列，在《儀衛志》甚詳。

唐兩省

東坡云：元佑元年，餘為中書舍人。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，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，禁同省往來。餘白諸公：「應須簡要清通，何必栽籬插棘。」諸公笑而止。明年竟作之。暇日讀《樂天集》，有雲西省北院新作小亭，種竹開窗，東通騎省，與李常侍隔窗小飲作詩。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，而今日本剩芻得往來，可歎也。予按樂天《西掖詩》云：「結托白須伴，因依青竹叢。題詩新壁上，過酒小窗中。」其謂「開窗」「過酒」者，是從本省之地開窗以通本省右常侍之直而隔窗對飲，非能自西掖開窗以與東省之左常侍對飲也。按《六典》宣政殿前有兩廡。兩廡各自有門，其東曰日華，日華之東則門下省也。以其地居殿廡之左，故又曰左省也。凡兩省官係銜以左者，如左散騎、左諫議、給事中皆其屬也。西廊有門日月華，啁華之西即中書省也。凡係銜為右者，如右諫議、右常侍、中書舍人則其屬也。故東西兩省皆有騎省，為其各分左右而常侍亦分左右也。樂天之為舍人也，雖嘗自西掖北院開窗以通騎省，而其所通者，本省散騎之直，非東剩蓋侍之直也。東騎省自在日華門之東，而西騎省亦在月華門之西。日華、月華門內有宣政殿據間其中，而兩省又遂分處日華、月華之外，無由止隔一窗而可以度酒對飲也。其曰開窗通東騎省者，當是右騎省直舍在舍人院東。其南面有戶而北面無之。故樂天遂於省北創亭而鑿右騎省牖以過酒色也。凡此所引，皆宣政殿下東西兩省位置也。別有中書門下外省者，又在承天門外，兩省官亦分左右，各為廨舍。而承天門前有朱雀街，

東省則處街左，西省則處街右，中間正隔通衢，愈無鑿壁過酒之理也。老杜詩曰：「退朝花底散，歸院柳邊迷」。其曰散者，分班而出東西，各歸其廨也。然則東坡所謂西掖可通東騎省者，恐別有所見也。

政事堂

政事堂在東省，屬門下。自中宗後徙堂於中書省，則堂在右省也。按《裴炎傳》：故事，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。故長孫無忌為司空，房玄齡為僕射，魏徵為太子太師，皆知門下省事。至中宗時，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，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。杜甫為左拾遺，作《紫宸殿退朝》詩云：「宮中每出歸東省，會送夔龍集鳳池。」鳳池者，中書也。左省官方自宮中退朝而出，則歸東省者，以本省言也已。又送夔龍集於鳳池者，殆東官集政事堂白六押事耶？杜之為左拾遺也，在中宗後。肅宗時則政事堂已在中書矣。故出東省而集於西省者，就政事堂見宰相也。為其官於東省而越至西省，故《文昌錄》於此闕疑也。岑參為右補闕，與杜同時，故杜答參詩曰：「窈窕清禁闥，罷朝歸不同。」言分東西班各退歸本省也。又曰：「君隨丞相後，我往日華東。」則是宰相罷朝由月華門出而入中書，凡西省官亦隨丞相出西也。若左省官，仍自東出，故曰「我往日華東」也。

待制次對

閣本《圖》：待制有院，在宣政殿之東，少陽院之西，蓋放漢世待詔立此官稱也。武后名曌（音照），故凡詔而改為製，而待詔亦為待制也。永徽六年，許敬宗以弘文館學士每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門，此之名為待制者，亦迫用改製後事以為稱呼耳。高宗永徽時，未名待制也。顯慶四年，李巢等待詔弘文，尚稱待詔。至文明元年，以京官五晶為之，則名待制（文明、武后年號），即待詔、待制之分，其時之先後可考也。貞元七年詔，每禦延英，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。俄又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人，訪以政事，謂之巡對。則是待制之外又別有巡對也。於是，正為待制者，即諸司長官也，上文以二人奏本司事者是也。至其名為巡對者，未為長官而在常參之數，亦得更迭引對者也。其曰次對者，即巡對官許亞次待制而俟對者也。則次對不得正為待制矣。元和元年，武元衡奏曰：正衙已有待制官兩員，貞元七年又有次對，難議兩置。詔今後每坐日，兩人待制正衙，退後於延英候對。中書門下、御史臺官依故事並不待制，則是自正衙兩人待制以外，凡德宗所置次對皆罷矣。夫謂兩人待制者，諸司長官也。中書門下、御史臺官則是未為長官而預常參者也。自此兩等不可混合。今人作文凡言待制者，皆以次對名之，則恐未審也。然其稱謂既熟，雖唐人亦自不辨。開成中敕今後遇入閣日，次對官未要隨班出，並

於東階鬆木下立侍，宰臣奏事退，令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，左右史待次對官奏事訖，同出。按此所方，則嘗以諸司長官之待制者，名為次對矣。若究其始，則實誤以待制為次對也。

待漏院

故事：建福門（在大明宮丹風門東）、望仙門（在風門西）昏而閉，五更五點而啟。至德中，有吐蕃自金吾仗亡命，因敕晚開。宰相待漏太僕寺車坊。元和元年初，置百官待漏院，各據班品為次，在建「案建，關中叢書本作延，誤」福門外候禁門啟入朝。

郎官印匱

《南部新書》曰：二十四司印，故事，悉納直廳。每郎官交印時，吏人係之於臂以相授，頗覺為煩。楊虞卿任吏部員外郎，始置匱，加鐳以貯之。人人以為便，至今不改。按古者居此官即佩此印，印有組，常係腰垂之。一日去官，即解印而上諸有司，故漢語所謂丈二之組，方寸之印者是也。組，所以係也。銀青金紫亦其事也。後世當官不佩印，故始時付之典吏而又加匱封貯，以取便逸，失古遠矣。

軍製

漢南北軍及畿內軍製

漢有南北軍。循其名而思之，知其扈衛屯營決相南北矣。而史家不嚐分別其地何在也。按漢制有衛尉，總掌宮中衛士。故《百官表》曰：掌宮門衛屯兵也。又曰：長樂、甘泉、建章各有衛尉而不常置。則知表之所敘衛尉也，其職掌官屬皆指未央衛尉也。《表》書其職既曰「掌宮衛屯兵」，則凡未央一宮衛士，不問在南在北，皆當入其統隸矣。然以武帝兵製考之，八屯之中有中壘校尉者，專掌北軍壘門內事，則是衛兵之在宮北者，自屬中壘校尉，不屬衛尉也。予於是得南北分軍之以，而武帝以前兵製亦可推求也。《呂後紀》：周勃以節得入北軍，軍皆左袒為劉氏。則呂祿之軍見奪於勃者，是為北軍矣。《紀》又曰：勃已入北軍，尚有南軍，乃使劉章監軍門，而別遣平陽侯告衛尉毋納呂產殿門，故劉章得以殺產於未央殿門之外也。夫惟未得南軍而使衛尉毋納呂產，則衛尉所掌是為南軍矣。又使劉章往監軍門，而呂產不得遂入，未央殿門則劉章所監之門，亦南軍之門也。然則呂後之時，未有中壘校尉，已有北軍矣。北軍已為周勃所奪，而南軍尚

不及知，足以見高祖立製之初，分名南北，不使專隸一官，其所提防深矣。特至武帝，乃始明立中壘之名，使為北軍主帥焉耳。此外，都城之內別有金吾（即中尉）、司隸、羽林、期門、虎賁、城門校尉，皆典兵官，而非宮中衛兵也。其八屯校尉（實有九屯，胡騎不常置）惟中壘（已見上文）、射聲、虎賁、屯騎當在城中，而四屯悉在城外。故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之兵越騎校尉掌越人內附之騎；長水校尉則掌胡騎之在長水宣曲者也；軍騎校尉則掌胡騎之在池陽者也。總都城而言所屯之方，則上林在城西南，長水宣曲在城東南，胡騎在城北渭水之外，是為漢家都城兵製之大略也（宣曲固在城東，而城西昆明池旁亦有宣曲。然而長水校尉所掌必在城東，為其與長水相附並也）。

唐南北軍

唐制：凡曰禁軍者，總南北衙言之也。南衙，即諸衙之屯於宮南者也；北衙，即北軍之在禁苑者也。此之列屯，呂《圖》載之甚明。蓋諸衛營在太極宮前、朱雀門內，而北軍左右兩軍皆在苑內。左軍在內東苑之東、大明宮苑東也；右軍在九仙門之西。九仙門在內西苑東北角。凡此諸衛，皆調關內府兵，以供役使。故府兵分為十道。無事則散處關內，有急則號召為用，諸衛官皆得領之，故號南衙也。北軍之眾，亦從衛兵中選用。其法創於太宗之飛騎。其後羽林、龍武、神策、神威之類皆北軍也，此其大略也。五王之誅二張，玄宗之平韋氏，皆資北軍為用。肅宗以後，名製多所增廢，惟羽林、龍武、神策、神威最盛，總號曰左右十軍。邊將此軍出戍，給賜比它軍皆多三倍。緣此諸將皆請遙隸神策，上行營亦皆統諸中人矣。僖宗時，田令孜為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，則南北衛兵皆統，故其勢大盛，遂至於不可制禦也。李揆之在乾元中嘗因李輔國選羽林以為微巡，固嘗預言其禍矣，曰：漢以南北軍相制，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。朝廷置南北衙以相伺。今用羽林代金吾，警有非常，何以製之。其議遂寢。嗚呼，此正唐末倒持之禍之所從始也，揆能先事而方，揆賢也哉。

左右龍武軍

睿宗時置，即太宗時飛騎也。衣五色袍，乘六閑駁馬，武皮韉。武者，虎也。唐祖諱虎，故曰龍武。龍武者，龍虎也，言其人材質服飾有似龍虎也。初置，惟以從獵。其地最為親密，固已易於寵狎矣。又其軍皆中官主之，廩給賞賜比他處特豐，事力重，技藝多。故杜甫曰：「在武新軍深駐輦，芙蓉別殿謾焚香。」言其初時擬幸芙蓉，已遂留駐龍武也。甫之此言，蓋有譏也。唐自中葉以後，天下多事，凡有土木興作，多於北軍取辦焉。而它秘戲耽樂，外人不知者尚多，此其親狎之由也。

神策軍

哥舒翰破吐蕃磨環川，即其地置神策軍。祿山反，神策故地淪沒，其軍人有寓屯陝州者，號神策軍。後遂統於觀軍容使。自此，迭以中官領之，分左右廂。大曆中，凡兵屯京兆、鳳翔七縣者，皆隸神策。貞元改左右廂為左右神策。

南牙北門

王同皎之謂南牙北門者，本指南北禁軍而言耳。宇文士及謂太宗曰：「南衙群臣面折陛下」。則此已云「南牙」，蓋指朝臣之預正衙朝者也。德宗初，張涉、薛邕以髒敗，宦官、武將得以借口曰：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，而謂我曹濁亂天下，豈非欺乎！此南牙北司之分也。其後北軍皆以中官典領，故禁軍在苑北者皆為北司也。

飛龍廄

後苑有驥德院，禁馬所在。韋后入飛龍廄，為衛士斬首。蓋自玄武門出宮入廄也。

廟陵

始皇陵

《關中記》曰：麗山之陵雖高大，亦不足役七十萬人積年之功。為其徙移，水勢本北流者，皆西北之。又此土無石，取大石於渭北諸山，其費功由此甚也。此說是矣，而不究其實也。驪山、阿房兩役並興，未論他事，且計八十里閣道，其土木之費，工力之大，自應廣調而久役矣。《史記》及賈山疏皆言阿房始皇所造，獨《黃圖》言：阿房一名阿城，惠文已造而始皇廣之。此恐不然也。始皇明言：朝廷小，不足容眾。故渡渭而誌，以營朝宮。則其創意營造出於始皇，不出前人也。

漢陵廟太上皇陵，在櫟陽東北二十五里。

廟在長安城香街南，又在酒池北。

高帝呂後

長陵，在咸陽縣東三十里。

高廟

在長安城中安門裏。

惠帝安陵，在咸陽縣東北二十里。

廟在高祖廟西。

文帝霸陵，在白鹿原，齊名霸上也。

顧成廟，在長安城南，又《方輿志》在金塢北大道南。

景帝陽陵，在咸陽縣東四十里。

德陽宮，不言廟，諱言之也。

武帝茂陵，在興平縣北十七里。

龍淵宮，在茂陵東。

昭帝平陵，在咸陽西北二十里。

廟號徘徊。

宣帝杜陵，在長安東南二十里。

樂遊廟在杜縣曲池北，因苑為名。

元帝渭陵，在咸陽縣西北七里。

長壽宮。

成帝延陵，在咸陽縣西北十三里。

池陽廟。

哀帝

義陵，在咸陽縣西北八里。

平帝

康陵，在咸陽縣西北九里。

高廟（復道遊衣冠前漢十一帝廟後漢世祖廟）

《漢書》高廟。晉灼曰：《三輔》黃圖云：在長安城中安門裏大道東，又在掛宮北。《關中記》：在長安城中安門裏。《三輔故事》在長安城門街東、太常街南。《長安志》：在西四里。按此數者，世遠聞見殊，而各以所得言之，固不齊一。然其可必者，決在未央之南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《水經》載，安門者，漢長安城南面之中門也。既名安門，亦名鼎路門也。高廟在此門內，則於方固為南矣。而唐長安縣之西，亦漢未央之西南也。高廟既在城南，而高寢乃在桂宮。佳宮者．未央之北也（晉灼引舊《黃圖》雲）。漢法，祖宗衣冠，各藏其寢，每月具威儀出而遊之於廟。遊已，復歸藏之於寢。是名月遊衣冠也。高寢在未央宮之北，而高廟在城之南。武庫在未央之東，如當衣冠出遊，必經武庫，然後可以自北達南。故武庫之道遂為遊衣冠之道也。惠帝之自未央而朝長樂也，亦是自西而東，每行必經武庫。故於武庫之南築復道以達長樂。初時，止欲免民間避蹕之勞耳，而此之復道正臨武庫，故孫叔通曰：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也。夫謂宗廟道也者，即指武庫遊衣冠之路也。亦猶言及人主而轉為乘輿也。惠帝既聞通語，則遂別作原廟於渭北。渭北既有原廟，則高寢衣冠不遊城南正廟而向北以遊原廟，故復道不在衣冠道上也。此通之巧設曲計也。若夫《黃圖力，既曰高廟在安門矣，而又曰亦在桂宮，則城內遂有兩廟矣。是殆因桂宮之有高寢而誤認為廟焉耳。遊衣冠之制至元帝乃罷。

蔡邕廟寢遊衣冠說

蔡邕《獨斷》曰：宗廟之制，古學以為人君之居，前有朝，後有寢。終則前製廟以象朝，後製寢以象寢。廟以藏主，列昭穆，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，總謂之宮。《月令》曰：先薦寢廟。詩云：「公侯之宮」，頌曰「寢廟奕奕」，言相連也，是皆故製也。古不墓祭，至秦始皇起寢於墓側，漢因而不改（武儒衡議曰：韓皋引《漢儀》：「古不墓祭」，臣據《周禮·塚人》之職：凡祭墓則為之屍。古亦墓祭，安得無哉？出《會要》）。居西部時，高帝以下，每帝各立其廟，備法駕遊衣冠，又未定迭毀之禮。元帝時，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貢禹乃以經義處正罷遊衣冠，毀先帝親盡之廟。高帝為太祖，孝文為太宗，孝武為世宗，孝宣為中宗，祖宗廟皆世世奉祠，其餘惠景以下皆毀。五年而稱殷祭，猶古之棉祫也。殷祭則及諸毀廟，非殷祭則祖宗而已。光武中興，都洛陽，乃合高祖以下至平帝為一廟，藏十一帝主於其中（或云十二帝）。元帝於光武為禰，故雖非宗而不毀也。後嗣承之，遂常奉祀。光武有天下，以再受命復漢祚，更起廟，稱世祖。明、章二帝園陵皆自起廟，孝明日顯宗，孝章曰肅宗。是後踵前，孝和曰穆宗，孝安曰恭宗，孝順曰敬宗，孝桓曰桓宗；唯殤、衝、質三少帝皆以在位不逾一年，不列於宗廟。四時就陵上祭寢而已（已上並蔡邕本文）。《三輔舊事》曰：光武之興，宗廟為墟。乃聚十二廟合於高廟，作十二室。太常卿一人，別治長安，主知高廟事。則是西都十二帝始各有廟，至此合為一廟，仍在長安，不在洛陽也。《唐會要》：大中三年楊發等議廟則曰：光武都洛，遣鄧禹入關，奉高祖已下。

五陵七遷

班孟堅《西都賦》曰：南望杜霸，北眺五陵。李善曰：宣帝葬杜陵，文帝霸陵，惠帝安陵，景帝陽陵，武帝茂陵，昭帝平陵。又曰：三選七遷，謂選三等之人而遷處七陵。至元帝乃始不遷。凡善此之所引，皆漢實也。然七帝七陵亦嘗遷其人而獨曰北眺五陵者，劉良曰：高、惠、景、武、昭五陵在北，其說是也。在北者，在渭之北也。若霸陵，則在渭南矣。杜、霸則言南望，而五陵皆言北眺也。後世言陵邑之盛、人物之眾但曰五陵者，語順也。劉裕入關，父老言之曰五陵聯絡，是君家墳墓。蓋從稱謂便者謂之，非有去取也。

七太子廟

天寶間，以隱太子等七太子立廟於永崇坊。